



秋思

□春草

连绵细雨,告辞了八月。暑,虽热烈焦灼,却被秋风轻轻地吻别;望着日历,略有感叹,辛丑的夏,就这样去了?对日子的惋惜,替换成指尖的无奈。

春的欣喜,花的眷赏,被热情的夏抱走。石榴花的艳红未曾吟哦,荷的奔放,亦少有咏歌。青青的池塘,却被风儿带起了涟漪。街巷里,飘逸的花裙,羞涩地躲在了洋伞下面。昨日的热闹,被雨声叫退。街边消夏的桌椅,知趣地躲在屋子里,嘈杂声被车轮淹没。

仰望重云,方知秋的隆盛。郊野飘来的草香,似乎带着玉米将要成熟的味道。柿子的着色,随着秋日的行走,乌青中带有红意,愈发隆重,倒是像秋的仪呈。莲子也未曾寂寞,翠绿泛起了嫩黄。垂柳却不争宠,悄然摆弄着舞姿,让游人装扮着倩影。河流满溢,唱着歌,湍流不停。农夫望着歇荒的田

地,扶着爬犁,计划着白露过后下种的日子。仔细想想,这就是秋,未曾收获,却有诱惑,丰富得让人沉迷。文人说秋,景色颇多,层林尽染,漫江碧透;鹊登繁枝,田野金黄;耕牛伴归,炊烟袅袅。画图中的秋,亦是青山红点,石着焦墨;霞辉染天,船帆片影。实际上,秋的隆重,是冬的包孕;秋的多彩,是春的装扮;秋的成熟,是夏的做弃。

人们都说,秋是收获的季节,秋分明是哲思老人的揭示,得到也是失去,冬便成了他们的礼祭。分明是劳作,也不要贪吃,寒冷的无情便是回讫。

秋又把慧灵给了冬,不,又像是给了梅。梅,让冬有了意义。傲骨悄然绽放,冷艳,却让人不敢靠近。梅还是时光的传递,把冬送给了迎春。迎春便成了春的接生婆,让桃园成了众多的际遇。

季节的轮回,左顾右盼。让人们劳累,

让人们有序却似无力,让人们不得不承受她的奉承。

丰润多姿,秋,成就了喜悦;却有了落叶,把欣然给了菊。菊,斗了霜,却成就了雪。菱的无助,又成名了红楼,有了黛玉之葬。尔后,纷乱却是姹紫嫣红,却是草木丛生。

到了秋,月似乎也显不同。水银般泻落在清凉的大地,斜扑到西楼。被白云半掩饰的月,覆在园亭,让青春在这里骚动。月的多情,让诗人有了做弄,千里寄相思,有意共婵娟。连李杜、三苏都吟诵……

送走了八月,秋便隆重,团月的香随着清风,祥瑞人间。桂花默默散散发着清香,让人弯腰舒背。嫦娥舒袖,广寒宫也不再寂寥……

不一样的秋,于我,于你,于他,如云卷云舒,如大雁落日,如朝霞磅礴,如耕牛横笛,如柴院炊烟。风和雨,成了交替,成了奏鸣,成了万般思绪,伴随一程又一程……

咏桂花

□田冲

清风拂面桂花香,
秋色怡人到酒庄。
一咏一觞诗兴起,
满园硕果泛金光。



枫叶岛上枫叶红

□金洪远

秋末冬初时节,一阵秋雨一阵凉,正是观赏枫叶的最佳时节。而久负盛名的北京香山、南京栖霞山和四川九寨沟等观枫景区,似乎并不适合我们这些腿脚不太利索之人观赏红叶。其实何必舍近求远,离上海市区不到一个小时车程的枫叶岛,300多亩的沃土上,种着北美红枫、北美枫香和红叶石楠万余株,最是浅吟杜牧的《山行》: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枫叶岛不失为欣赏枫叶的好去处。

每到深秋,枫树绿色的树叶渐渐变成黄色、红色。秋风吹过,枫叶岛的枫树落下一片片叶子,总让我想起中学时期读过散文家杨朔的名篇《香山红叶》,想起年轻时看过的电影《枫叶红了的时候》,依稀记得电影插曲是歌唱家朱逢博演唱的,可惜至今只记得一句:满山枫叶似彩霞。

在明媚的秋阳下,枫叶岛的红枫林真是蔚为壮观。朝阳的光辉透过枫叶斜射下来,在湛湛蓝天天空的映衬下,像一束束飘动的火苗燃红了一片天,将眼前的枫林演绎成一幅美轮美奂的画卷。风儿迎面吹来,枫叶发出哗啦啦的响声,好似在为这人间佳境鼓掌欢呼。我敢说,秋末冬初时节,枫叶绝对是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。让你不由自主地从心里吟诵唐朝诗人张继的《枫桥夜泊》:“月落乌啼霜满天,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,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”

周末的枫叶岛,有不少举着长枪短炮的摄影爱好者,用他们专注和专业的眼神摄下一幅幅枫林里的美景。年过古稀的我,在这些热心摄影大咖的指点下,拍摄了一张《蓝天里的枫叶》。我没有料到浙江平湖来的姐妹,会对我这个摄影菜鸟的习作赞赏有加。两姐妹热情邀请我为她们拍照留念,或许是沾了摄影大咖的“仙气”,或许是姐妹俩一身素白的长裙,青春的面容、靓丽的身姿,可笑倩兮,美目盼兮,在如火枫叶的映衬下格外“吸睛”,游客们一连串咔嚓,引得众多游客异口同声赞叹:“太漂亮了!可上杂志封面了!”他们可能忘记了,有大咖的言传身教,不出彩才是怪事哩。

一缕缕秋风从枫林上掠过,一片片枫叶像翩翩蝴蝶扑闪着翅膀飞上跃下。最开心的是那些年轻家长,和孩子们一样跳跃着、欢呼着。这些散落在地上的枫叶,形状像极了幼鸭可爱的小脚蹼,让人惜爱。起先是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拾起一片片枫叶,将它小心翼翼地夹在带来的书本里,也许是被现场的气氛所感染,我们几个老友也不甘寂寞地俯下身加入拾捡队伍。

我知道枫叶的花语是坚毅,永恒爱情和情谊。那就让我们在枫林里聊发一阵少年狂,怀着一颗虔诚的心,拾捡起一片片枫叶,将它作书签珍藏,送给身边的老友,祝福老友能够像枫叶一样有着坚毅的精神,笑对幸福的晚年生活,度过夕阳红的温馨时光。

□李兴中

从不了解到爱上它是经历过一段曲折的,许多年前,我把它当成一种叫“蚂蚱菜”的野菜连根拔起。当时还自诩为“除草英雄”,后来才明白,这太阳花和蚂蚱菜是两种不同的植物,乍一看竟有几分相似,但仔细分辨一下,叶子和花都不一样。不怪人们要把一个极富乡土气息的名字送给它,干脆就叫“蚂蚱菜花”了。我把奶奶看得很重的太阳花“摧残”了,她很伤心。以后每当初春的时候,就看到奶奶把小如针芥的黑色籽粒均匀地撒在用水浸湿的土壤上,在捏一小撮细土盖在上面,花盆的表面被蒙上一层薄薄的地膜,保证有充足的水分和适宜的温度。四五天后,茎像红色的彩线,是专用作绣花的那种,两片细小的嫩叶,看起来是再单薄不过了,我深信这是世界上最可爱的植物。

爱花的人把成熟的花种收集在一起,放在小盆里,晾干后又用纸包好,准备来年再种,这才使得它可以在这故乡的小院里得以年年生息。又是一个盛夏的日暮,院中没有一丝风,太阳花也不例外,它和这院中的一切都悄悄融为一体。在开放了的花蕾旁边又多出几个新花苞,有的绿盈盈,而有的已经待放。鼓鼓的花苞中露出一条小缝,可以让观赏者看清它的花色。

自从我离开故乡去外地求学,就再也没见过这样的小花。恰巧有一次,路过花市随意瞥见一盆,心里觉着亲切,上前问过之后才知道这花不卖,是专门送给顾客的赠品。我不禁哑然,七色光下最绚丽的花朵、百花中的夸父,谁又真正懂得去欣赏它呢?好在它并不过多在人们人们的目光,只是一味地践行着它与太阳之间的约定,执著而可贵之花。

庚子农历七月中旬的一个夜晚,饭后无事,和两位朋友相约去小区南边一路之隔的泾河河堤散步,这天傍晚的天空分外妖娆,云彩颜色姿态各异,经过了半个月雨水的洗涤和沉淀,西安迎来了近年来最好的天气,许多人在朋友圈秀这多姿多彩的天空。

这段泾河在我们小区南边和马家湾之间,河水自西向东款款而流,到了这里往北拐个湾,又朝东奔流两三公里,自然形成一个“U”字形水域,平时水不大,河面如平镜一样清凌凌。最近雨水多,泾河河水像黄河一样,混杂着泥沙,黄而浊,水面也比往年宽了不少,在微风的吹拂下,土黄色的河面泛起了层层涟漪。河堤路是沿着河岸线前两年才修成的,西接西安城市运动

公园南门,东连陕汽大道,长五六公里。修成后就成了附近人们休闲观光的好去处。河南岸是还未来得及景观化的树林、草地和一小片一小片用垄分割开来的庄稼地,春季有黄色的油菜花、白色的野花点缀在一片绿色之中,夏季有紫色的薰衣草和红色的喇叭花次第开放,秋季的小片苞谷地和树林草地黄绿相间,一派收获的景象。河岸边是高低不同的楼房,白天静悄悄地沉寂在天空中,晚上灯火通明,将楼的外貌诗意地展现给大家。碰到元宵节、春节时,烟火就从泾河对面的楼宇间升腾起来,惊艳了我们这些散步的人,从这个角度看烟花,别有一番滋味。

我们脚下的河堤路和我们小区仅一条马路之隔,马路和河堤之间有二三百米的距离。这中间的地还没有完全开发,有草有树,平时人也不多,可河堤路修好后,去河边散步遛娃休闲的人就多了,正如鲁迅先生说的:“世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。”我们小区的居民天天通过这条小路走到河堤路,小路越来越宽,越来越瓷实,就像用碾路机碾过一样。如果市政府可以尽早实现将泾河变为城中河的规划,那么这条土路很快就会变成花园之间的蜿蜒小径。

这天傍晚,我和两个朋友相约一起散步,我们仰望幽深的天空,数着亮晶晶的星星,突然觉得傍晚的天幕是深蓝色的,而且是那样的高远无垠,像大海一样。头顶的一片云犹如一块温润的和田玉,纯净中透着淡淡的黄,还有一片云像一群乌青色的鱼,在深蓝的海面上奋力游梭着。因为天空澄清,能见度非常高,天上的星星和高低不同的飞机就成了我们

分辨的对象,按照位置、高出或低于云朵的距离,我们分出了远远近近的飞机,这才发现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原来也是这么繁忙。

我们三个人顺河堤路从西走到东,又从东走到西,一位朋友说昨天还看见月亮了,今天为什么月亮还没有出来呢?是呀,这么晴朗的天气,满天星星,月亮不会缺席吧?我们索性坐在河堤上,等着月亮出来。一会儿,月亮沿着东边楼顶的青褐色云层露出了一些银色白点,很快这个白点就变成了一条银色的线,银白色的月亮好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托举着,从云层上一耸一耸地冒了出来。刹那间,浩浩天幕就像上了银色的水彩,由浓变淡,顺着天际弥漫开来。

这些深银色、浅银色还有个别黄玉色的云朵将月亮衬托得更皎洁,月宫中的桂花树清晰可见,我们贪婪地欣赏着这难见的月色。

一个朋友看着天上的一轮明月兴奋地说:“新闻里讲登月已经向民间开放,我们有机会也去月亮上看看。”另外一个朋友说:“地球这么大,我许多地方都还没有去过,还月亮呢。”她们说完问我如何想,我看着半空悬挂的一轮月亮,问:“今夕何夕?月亮怎么这么清明?”朋友说:“阴历七月十四,明天就是中元节,再有一个月就是中秋节了。”原来是这样,我突然想到阴历六月中旬的一个傍晚,我们一家从咸阳开车回西安,月亮高高悬在半空,金灿灿的,有脸盆那么大。上幼儿园的孙子突然喊:“快看,今天的月亮不像银盘不像镰刀像饼干,我们走它也走,我想咬一口。”他的叫喊将一车人的目光集中在了天空中金黄色的月亮上。

今天的月亮是皎洁银色,为什么和上月的不一样呢?是气候变化的原因吗?还是因为明天就是中元节了,月亮也忧伤起来,怀念自己远去的亲人。月亮一会儿钻到了云层里,一会儿露出了半边脸,这时的月亮比刚升起来时高了不少,但显得小了一些,更亮了一些。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。”这是苏轼的名句,用在这里再也恰当不过了。

是啊,我们在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时间,看到的月亮都不一样,我们和不同的人看月亮时的心情也都不同。临近中秋,月亮应该会有新的不同于今天的样子了。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看清,面对着幽暗天幕,我想有多少人和我一样,坐在河堤心猿意马地想着心事呢,昨天的,明天的……



花开彼岸 禾召摄